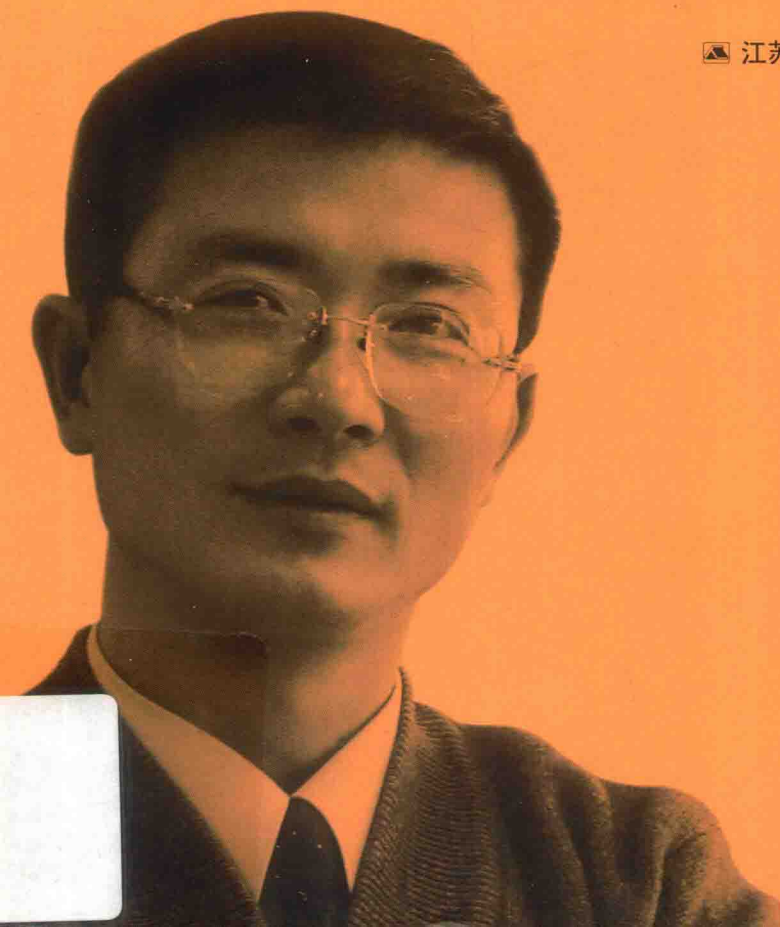


On Redactology

编辑学论

◎ 蔡克难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On Redactology

编辑学论

◎ 蔡克难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编辑学论/蔡克难著.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7. 6

ISBN 978-7-214-20799-9

I. ①编… II. ①蔡… III. ①编辑学—文集 IV.

①G23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04301 号

书 名 编辑学论

著 者	蔡克难
责 任 编 辑	刘 焱
出 版 发 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2
字 数	29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214-20799-9
定 价	30.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上医治国(代序)

蔡克难

我学的是医学专业。尽管这并非我的心愿,医学院的招生分数又奇高,可我还是只选择了医学专业——在我看来,医学离政治最远,因为我曾是个“小反”(小反革命之简称)。

我这“小反”的罪行,便是有个“现行反”的父亲。父亲本是红军出身,建国后也曾任过军委训练总监部条令局长之类官职,有过“白马红缨彩色新”的得意时光。据说他跟我母亲结婚时,贺客如云,甚至还动用了军乐团,在京城里算是很有影响了。可到了1959年,他成了右派,丢官去职被发配到常州:“转到地方分配待遇较低的工作”。那时,我刚出生四个月。年轻的母亲大义凛然地与他决裂,于是我从此便没有了母亲。待“史无前例”到来时,父亲很快得到“提拔”,成了“现行反革命”,而且是“集团首领”,于是,不到八岁上,我失去了父亲。四年后,他被公开枪毙——父亲就这么走完了他一生的路程。

如今,父亲被平反了。“恢复党籍原级别”,追认为烈士,还在八宝山得到一盒之地。要问我这些年是怎么走过那漫长无尽岁月的,“饥寒交迫”,恐怕没经历的人以为是文学描写;“忍辱负重”,说实话,那时还没这个觉悟。总之,当我能上访到北京时,首长们最常发出的感叹是,“你能活下来真不容易啊。”

以前还真没想过有什么“不容易”,如今回想起来,却真有点后怕。要是那时生个急病重症什么的,或是被“小将”们打得狠些,还不就像条狗一样默默无闻地死了吗?

001

我有一个大我两岁的哥哥和一个大我一岁的姐姐，这就是父亲离去后，我的全部“社会关系”。在那岁月里，图书曾伴随我们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饥极饿极的寒夜。各种各样的书，许多是撕得没头没尾的，纸张泛黄、书页卷起的。可只要能借了来，我们便把它们一字一句吞噬下去，看到书中描写吃饭的情景时，我会反复看上几遍，然后闭上眼睛去想去体会。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这个“小反”也一样会为主人公的献身精神所感动、所激励；看田螺姑娘的神话故事，我又会禁不住无尽的遐想，希望有朝一日自己也有这样的奇遇。看着看着，便模糊了腹中的饥饿；看着看着，便忘记了身上的伤痛。那时候，偌大个中国，除了“红宝书”外，别的书大概都是坏书或“黄书”了，可我们竟敢不忠，古文、今文、传记、小说，中国的、外国的，读得懂的、读不懂的，只要是书，都想方设法借了来乱读一气。生吞活剥、囫圇吞枣，那是不用说的。可“开卷有益”，至今回想起来，仍觉一点不假。那时的出版物，还真没有如今这般错谬疏漏，也远没有如今这么多的“颜色”。那时，能借到书，借到最多的书，已成为我们兄妹间彼此炫耀的事了。读书能使人忘却痛苦和悲伤，使人超然世外、物我两忘——当然，那时只有感觉，如今才有这般文字“修饰”。

1977年，我高中毕业了。那年恢复高考，“身份”使我不能参加复试，次年有了新政策，在邻居的劝说、赞助下（指高考报名的5角钱），我再次走进考场，一试，取得全校往届生中第一名。当时，我的成绩超过全国重点院校招生分数线16分，可我早已习惯了必然的失败，虽然我在可报的10所志愿学校中只报了两所普通高校，虽然我逆着自己的心愿选报了远离政治的医学院，我却依然是“名落孙山”。直到1979年，父亲得到平反，我一下子又成了“红军（或革命）的后代”，这才走进了医学院的校门。

“上医治国，中医治人，下医治病”，这是我们民族的一种传统说法。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孙中山那种治国之能，可至少绝不甘

心去做下医治病(此处我绝无贬低医生之意),于是就想学鲁迅先生治人。奈何自己学识浅陋,较之鲁迅先生的文采和教化能力,每每想起自己的志愿,便不免心下惭愧。

做编辑对我来说,完全是偶然的,或者说是命运安排的。那年,科技出版社需要一名男生作医药卫生读物的编辑,而应届生中,只有我愿意放弃五年苦读获得的专业。改行在我来说,不过是喜爱文字工作,不受临床医务工作的烦琐而使然。起初,对上医、中医或下医一说与自己职业的关系,我心中可是不明白的。真正体会到“中医治人”与我职业的关系,那是工作两年之后的事情。我体会,“中医治人”这治人大概不应该指“统治”或“治理”之意,否则,岂不与“上医治国”相重复?实际这治人,本意当是教化之意。疾病岂只是人类的?国家也一样会得病的,而人的病又有个体的医学概念上的病,和类似于愚民之类群体的病之分。在某种程度上,编辑们根据自己的理解、希望或世界观,为广大读者选择作品、寻找作者、创造文化、引导思维,推进科学和民主,这实际上,是在更深刻的程度上、在更广泛的范围里,宣传和影响着群众,这不正是“中医治人”的内涵所在吗?有感于此,这些年来,我先后发表了多篇论文,企望将自己的这一发现介绍给编辑同仁。我认为,编辑工作者所从事的,绝非简单的编稿加工或是出版商赚钱什么的,他们实际上是在通过选择他人的作品,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教化着人们的行为。

光阴荏苒,我的编辑生涯已迈进了第11个年头。每每回想起自己的经历,就觉得,我们的民族可再不能经历那样的磨难了,后来的家庭、年幼的孩子们,再也不要过我曾经有过的生活了。为了这些,我愿意竭尽全力,去做一个编辑能做到的一切。

这样走下去,我能成为一名合格的“中医”吗?也许会的,我盼着那一天。

原刊于《编辑之友》(山西),1995年第2期

目 录

关于编辑学

试论编辑学的科学体系	003
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编辑学需要研究些什么?	010
编辑学研究 with 编辑活动的特有规律	019
编辑学理论研究的现状与思索	024
编辑学理论研究的焦点	033
编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	037
试论编辑学研究的基本问题	041
编辑学必须加强基础理论研究	052
也谈“编辑学的研究对象”	
——兼与《编辑学的研究对象》作者商榷	056
试论图书编辑学的学科组成	066
璧有瑕,请为君示	
——对《编辑学理论纲要》的推敲	070
众说纷纭话“编辑”	079
编辑学研究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082
编辑概念、编辑活动基本规律和编辑学研究的意义	092
编辑:隐身在作者背后对社会施加影响	
——论编辑活动的本质规律	102

编辑学理论研究需要新的提升	109
在新形势下加强编辑学理论学习和研究的现实意义	120
编辑学与编辑专业教育	130
编辑学研究为什么不能深入	138
概说编辑学理论的基本问题	148
试论出版活动与编辑活动的关系	158
对《出版活动与编辑活动的思考》一文的回答	164
从大部制看传媒融合,兼议编辑学研究的新机遇	169
再论编辑学理论的几个基本问题	175

关于编辑出版管理

出版物的两个效益关系	187
坚持文化事业性质 科学对待出版改革	189
以科学的态度对待出版改革	193
对“两个效益”提法之质疑	208
借“科教兴国”东风 兴科技出版大业	215
关于出版改革	218
试论我国出版社的经营管理	224
面对入世,我们该做什么	235
试论新形势下的编辑职业道德	244
出版社改制意味着什么?	251
适应新的形势,《图书编辑工作基本规程》需要做哪些改进	260
文化是目的,经济是手段	267
应该建立编辑从业人员的职业准入制度	272
试论出版社改制以后的编辑规范	280

关于编辑工作

谈作者的培养与编辑的培训	291
开拓思维,勇于创造	
——读《科学思想史》	296
努力提高出版物质量,为建设民族文化而努力奋斗	300
编辑审稿“审”什么	313
试论科技类图书编辑的培养	317
临床医学读物选题经验谈	322
怎样培养出合格的编辑	328
高斯先生,我的楷模	339
我的出版理论研究心路	343
绝知此事要躬行	
——《中华手术彩图全解》编辑体会	352
写在《中国长城志》出版之际	358
论编辑的觉醒与中华复兴	361
后记	371



关于编辑学



试论编辑学的科学体系

何谓编辑学,编辑学是否能存在?编辑学要研究些什么?什么样的活动是编辑活动?编辑是些什么样的人?编辑学的学科归属及其与友邻学科的关系如何……这些问题,自开展编辑学研究以来,一直困扰着人们,这些问题不解决,编辑学的创立就只能是一种愿望,而编辑学本身则只能是一座空中楼阁。

一、何谓编辑学

编辑学能否存在,不取决于已有了多少篇论文认定其存在,而取决于编辑活动中究竟有没有其特有的、普遍的规律存在,也就是说,有没有那种惟一存在于编辑活动中,其他任何社会实践不涉及此,不仅古今一律,而且中外皆然的规律存在。如果这种规律存在,编辑学这门科学就应当存在,这种规律也就是编辑学的研究对象,具有这种规律性的活动就是编辑活动,编辑便是专事这一活动的人。

在我国,开展编辑学研究,迄今已经十年,目前,从事该项研究的学者,大多都将“编辑六艺”当着编辑学的研究对象,有人还进一步将编辑学规定为“编辑学是研究编辑过程的科学”(陈仲雍,《试论编辑过程规律》,《出版研究》1988年第1期),有的学者则提出了编辑学“十二论”,即以“本质论、发展论、主体论、实质论、过程论、批评论、作者论、读者论、方法论、管理论、流通论(或传播论)、编辑未来论”来概括编辑学的研究范畴(林植汉,《编辑

学研究现状的思考》，《编辑学刊》1990年第2期），此外，还有以诸如“编辑社会学”“编辑人才学”“编辑战略学”等等来阐述编辑学学科内容的。

如果对上述观点加以归纳分析的话，我们会发现，这些观点在以编辑活动的外在表现，即以编辑活动的客体作为编辑学研究对象这一点上，是共同的。上述各种观点的差异，只是在此基础上的限定或是扩大而已。实际上，这些观点是有失偏颇的。直言不讳地说，这些观点所提出的是“编辑术”研究，而不是“科学”研究。将对编辑活动中具体实践的研究当作对该学科普遍规律的探讨，在理论上自然会遇到许多的矛盾和困境。

编辑术是一些实践性极强的学问，它随着“术”本身的变化而变迁，寄托于某一“术”的基础上的“术学”不仅不可能概及全面、融合古今，还必将随术的消失而消亡。从古到今，编辑活动已经从单一的图书编辑扩大到了报、刊、音、像、影、视等诸多领域，编辑活动中的编辑术自然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不同领域里的编辑活动甚至变得面目全非。对此，术学研究者难以从中找到一个共同点，因而有的学者便认定，在大众传播手段如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领域的各种编辑活动之间“很难建立起一门独立的、共同的编辑学科，这样的编辑学体系是不可能存在的”。照此推断，一门可以融合古今、聚汇中外的编辑学也就更难以存在了。不同形式的编辑活动存在着，却无法找到其间共有的规律，“术学”研究先天的弱点也就暴露出来了。

“编辑六艺”之类编辑术本身，其实也并不复杂，将其作为科学来研究，在理论上人们很快便走到了尽头。过于具体的实践性探讨，类似于经验总结，使人对编辑学究竟能否存在产生了怀疑。有人为此撰文认定，编辑学应是一门“语言学、传播学和某些专门科学之间的边缘学科”，照此发展下去，编辑学研究的前途是不妙的。

编辑学研究,应当是一门科学研究,其理论体系的产生,离不开编辑实践,但它不能停留于对编辑活动表面现象的观察分析上,编辑学理论研究要完成的任务是要揭示那种存在于编辑活动之中的普遍的、特有的、永恒的规律,掌握这种规律同样对指导编辑实践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但它绝不能等同于职业技术培训。

作为规律性的东西,往往是内在的,不是直观可以感知的,它不以是否被人觉察而决定其作用的存在与否,它是事物之间的内在的、必然的联系,决定着事物必然向某种趋向发展。努力寻找编辑活动中的这种内在的、经常不断起作用的、普遍而且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这才是编辑学研究的正确方向。确切地说,编辑学应当是“一门研究编辑活动之发生、发展和变化规律,阐明编辑活动之原理及其与其他学科关系的科学”。

“研究编辑过程的科学”即编辑术研究,也是编辑学研究的一个部分,但它不能与编辑学本身混为一谈,它只是在编辑学研究指导之下的从属分支学科。编辑术研究可以服务于编辑学研究,但它只是较低层次的学科理论研究范畴。

二、编辑活动中的特有规律是什么

编辑活动中的特有规律究竟是否存在,它的内容又是什么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惟有去研究编辑活动的历史。

先哲孔子的编《六经》,是否就是中国编辑活动的起点,据称对此尚有争议,但认孔子的编《六经》为编辑活动则是众口一词、无人反对的。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在考察孔子的这一活动后指出:“孔子的整理六经有三个准绳:一个是‘述而不作’,保持原来的文辞;一个是‘不语怪、力、乱、神’、删去芜杂妄诞的篇章;一个是‘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排斥一切反中庸之道的议论”(《中国通史》,范文澜)。针对孔子对《六经》所作的删修等编辑加工手法,匡亚明进一步评述说:“孔子就以这种‘春秋笔法’,使《春秋》这部历史

书同时成为宣传他的观点的政治教科书。”(《孔子评传》, 匡亚明) 匡亚明的这段评述堪称画龙点睛之笔, 一语道破了孔子编《六经》的主导意识。

考察孔子以后迄今的一切编辑活动, 我们不难发现, 匡亚明所指出的那种“春秋笔法”和范文澜所形容的“述而不作”, 实际已揭示了编辑活动中的某种规律: 这种不改变原作本意而于选文删修中无处不体现编辑自己鲜明的主导思想或政治倾向性, 旨在通过扩散“他人”观点而抒发自己情怀、借题发挥的编辑活动特点, 不仅几千年流传下来, 而且至今仍分明地体现在我们的编辑实践中。由此, 我们也就看到了一种规律: 编辑工作者本身在编辑活动中并不写作什么, 他们只是专事依照一定的(自己的或他人的)世界观, 借他人的作品, 寓自己的意见, 旨在使其选材成为一种社会思想行为的楷模、一种范例、一种导引和召唤, 通过一定形式之作品的广泛传播, 使某种思想得到扩散, 从而在意识形态领域产生某种“强势”, 进而对社会施加一定的影响, 驱使或诱导整个社会向着某一特定方向发展。编辑这种对他人作品的有意识选择、删修和使自己掩身于作者之后对社会施加影响的实质, 是编辑活动的关键, 是编辑活动的灵魂所在, 而这, 也正是编辑活动区别于其他任何社会实践所特有的、普遍的、与编辑活动相始终的(永恒的)本质性规律。这个规律是一种客观存在, 它不随着岁月的推移、地域文化种族的差异而变化, 更不因编辑活动形式的变化而改变。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化, 尤其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 编辑活动中, 其形式和内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编辑活动的初衷从最初单纯地服务于政治逐渐分化出经济的目的, 这在一些商业性的出版单位中可以表现得更为明显, 但是, 无论编辑活动的形式如何变化, 作为编辑活动之本质的、普遍的规律性的东西, 却不因此而有所改变。这就是: 无论编辑本人是否意识到, 无论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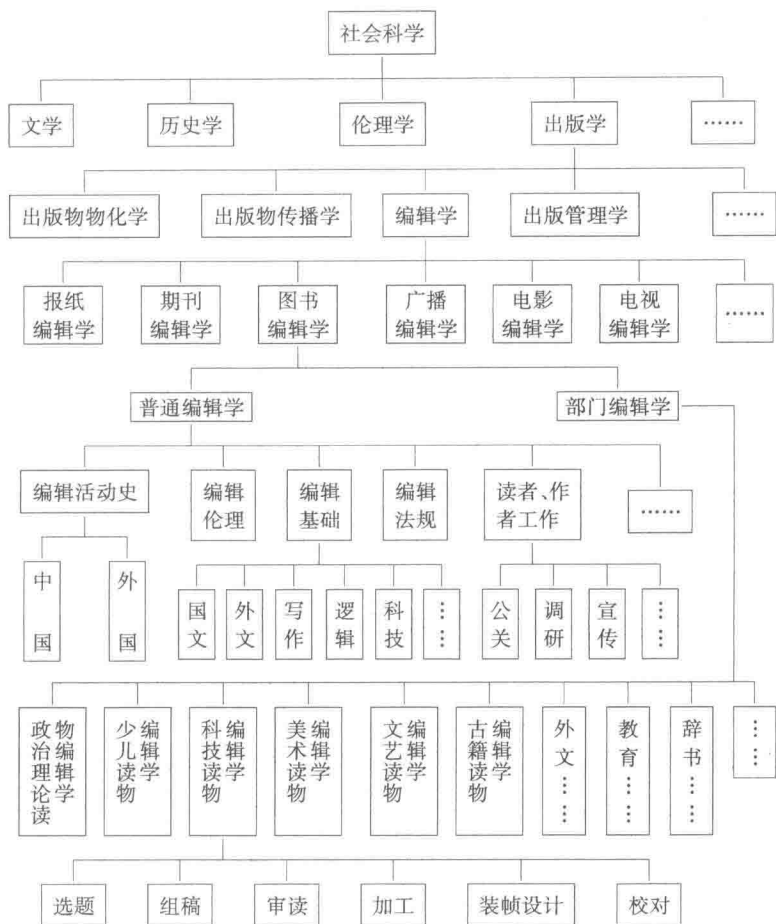
们从事图书或是音、像、影、视哪种形式的编辑活动,从他们对他人的作品的选择、删修等编辑活动中,都将必然地反映出编辑自己的世界观。通过作品的扩散,编辑本人的世界观也得到了扩散,最终,其将不可避免地对社会思想产生特有的、或大或小的影响。

所有的出版物,客观上具有满足人们精神文化生活需要,或给出版发行者带来利润的作用,但潜藏于此作用之下的,出版物(体现着编辑的主导意识)对人们思想、行为潜移默化的影响,并不会因此作用的强弱变化而有丝毫改变,更不会消失。各种文艺作品的广泛传播,不仅有供人消遣、欣赏的作用,而且对于国民精神、社会风气乃至几代人的思想、文化素质都具有巨大的、熏陶渐染的作用,而各种专业科技理论作品的传播,则将在不同程度上直接影响人们改造社会的具体实践。编辑活动居于其间对文化、思想以至社会所产生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特有的、十分重要的。

毋庸讳言,编辑活动历来鲜明地体现着编辑所代表的阶级性和政治倾向性。正因为如此,编辑事业历来受到统治集团的重视与扶持,尤其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编辑事业一直是封建统治集团用以治国平天下的重要工具。可见,虽未明言,编辑活动之规律性,实际在社会实践中已经得到了某种意义上的承认。

三、编辑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及其外延

作为一门科学而独立存在的编辑学,必然具备其自有的学科外延,在学科归属和研究过程中,自然要与友邻学科发生联系。根据分析综合,笔者认为,编辑学应是广义出版学的组成部分之一,而后者则并列于文学、历史学等学科,参与组成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见图示)。



编辑学学科体系示意图

(限于篇幅,以上图示仅以图书编辑学——其中之科技读物编辑学例示意)

广义的出版活动应该是与编辑活动同时产生的,只是由于在古代,出版物的大规模复制与传播受到限制,社会生产力低下,商品经济不发达,才使得它们之间的关系未能鲜明区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出版活动日趋成熟,出版体系日臻完善,出版活动